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复活节刚过，瓦西里神父怒气冲冲地来到教室里。一身黑色的法衣、脖子上时常戴着的十字架以及那双虽然不大却总是恶狠狠的眼睛，使得全班学生在他面前总是像老鼠见猫一样战战兢兢，尤其是那些自知犯了点儿错误的学生更是害怕他。

“凡是节前去我家里参加补考的,统统给我站起来!”神父虚胖的脸因过度生气而涨得发紫。

六个孩子胆战心惊地从座位上起来，全都低垂着眼皮，不敢正视神父那气得像要冒出火来的眼睛。瓦西里神父知道“那件事”和两个女学生没有关系，便开恩让她们坐下了。他的怒火集中到剩下的四个男孩身上。

“老实说,你们四个当中谁抽烟?”

神父从这几个“混账东西”嘴里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气急败坏地命令他们乖乖地把口袋翻过来接受他的检查——看谁的口袋里有烟末儿。瓦西里神父生气的原因是这样的：复活节前，他让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去他家里补考，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居然有人胆大包天，把烟末儿撒在他家准备制作复活节蒸糕的面团上。这种如此明目张胆地蔑视和侮辱自己的权威和神圣尊严的行为，使得他火冒三丈，决心一定要把那个“无赖”“混账”揪出来重重地惩罚。

神父仔细检查了三个孩子口袋里的每一条缝，没有发现任何烟末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痕迹。令他惊讶和气愤的是，第四个孩子竟把自己的命令当作耳旁风，像个木头似的呆呆地戳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瓦西里神父向来都不喜欢这个叫保尔·柯察金的黑眼睛男孩。在神父眼里，保尔是个极不安分的调皮家伙。除了脾气倔、爱打架以外，更让他难以容忍的是保尔有一次曾向他发问：地球到底是像圣经上说的存在了五千年，还是像有的高年级老师所说的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这个臭毛孩子胆敢亵渎圣经、质疑上帝，真是岂有此理！当时瓦西里就揪着他的耳朵毫不留情地把他的头撞在墙壁上。之后，可怜的保尔便被推出教室。要不是保尔的母亲又求情又做保证要好好教训儿子的话，瓦西里神父早就把他开除了。

保尔到底没有逃脱掉被开除学籍的命运。瓦西里神父一看保尔那副敢怒而不敢言的神态，心里早已明白他就是那个糟踏了自己家面团的混账家伙。

“哼，你这个小滑头、捣蛋鬼！我看你还是趁早滚回家吧，这次你母亲再怎么求情都没有用！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神父一边骂着，一边蛮横地把小保尔推出教室并“呯”地一声牢牢地关上了教室门。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吓呆了，谁也不敢大声喘气儿，更别提站出来替保尔说情了。

谢瘳沙·勃鲁扎克是保尔的好朋友，他在节前和保尔等人一同去神父家补考。也正是他出主意往神父家面团上撒烟末儿的。现在谢瘳沙眼睁睁地看着好友受惩罚，却又帮不上任何忙，自己也不敢承认自己是同谋者，否则他们俩都会被开除的。谢瘳沙心里很难过，觉得对不起朋友。“哎,以后再想办法补偿吧!”他只好这样安慰自己。

保尔伤心极了，眼泪不自觉地涌了出来。“我怎么对母亲说呢？她该多伤心呀！母亲为我操的心已经够多了！哎……该死的臭神父，我恨你！你对我的侮辱我会永远记着的！”忧虑、愤恨的保尔暗暗地攥紧了拳头。

保尔的母亲在一个税务官家里做保姆，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用微薄

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倔强、爱惹事的保尔成了她的一块心病。但她心里清楚，保尔绝对是个正直善良的好孩子。正因为这样，儿子被学校开除，她心里才更难过。迫于无奈和生计，她只好把保尔带到一家车站食堂，向老板谋求一份工作。

老板已经不年轻了，脸色也失去了年轻人那种健康的红润。他用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上下打量了保尔一番。

“这孩子多大了？勤快不勤快？在我这里干活可绝对不能偷懒！还有，如果他偷东西的话，可别怪我不留情面！”

保尔今年12岁，虽然调皮，但从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母亲对儿子的人品是深信不疑的。她一一回答了老板的问话并为儿子的勤奋可靠做了担保。保尔被留下做小伙计了，工作一天一夜，然后休息一天一夜。每月能拿到八个卢布的工钱，上班的时候食堂里提供饭食。

老板命令保尔当天就工作，并让女招待齐娜带他去洗涮间，由佛罗霞安排保尔的具体工作。在跟齐娜走之前，保尔望了望母亲，她的眼神饱含着忧郁和期待。保尔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

“妈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卖力干活,不会让自己和您丢脸的。”他暗暗地下了决心。

来到洗涮间，保尔看到一个比自己大一点儿的男孩子在对付两个大茶炉；几个女人正围在一张堆放着许多盘碟和刀叉的桌子旁边，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认真地擦洗家什。大家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齐娜走过去拍了拍一个洗盘子的女人的肩膀，说：

“嗨，佛罗霞，这个孩子叫保尔，是新雇来顶替格里什加的。你吩咐他干什么活吧。”之后，她又向保尔转过身来，叮嘱他要听从佛罗霞的分配。佛罗霞是这里的领班。完成任务之后，齐娜就走开了。

佛罗霞用衣袖擦了擦眉头上的汗，同时把面前的男孩打量了一番，那股认真劲儿让保尔有点儿害怕，不过他是有信心做好工作的。出乎保尔意料的是，佛罗霞说话时虽然用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重音字母是“a”，但声音却深沉而悦耳动听，并且和善亲切。

“小兄弟，你每天早晨要把大铜壶里的水烧开，还得准时哦，别误

了时间。你得自己劈木柴，以后那两个大茶炉就交给你来对付了。另外嘛，当活多的时候，帮大家擦擦刀叉，倒倒脏水之类的。活不少，不过还是好好干吧,小弟弟!”

佛罗霞长着一个可爱的翘鼻子，说话的时候，脸上泛着好看的红晕。保尔喜欢上了这个领班，刚才的紧张情绪不见了，变得高兴起来。可偏偏在这时，他无意中闹了一个大笑话：他把佛罗霞当作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婶了！惹得洗涮间里的女工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跟佛罗霞开玩笑，恭喜她今天认了一个侄子。而佛罗霞实际上只有 18 岁。虽然佛罗霞没有生气，也跟着大伙儿哈哈大笑，但是保尔还是觉得怪难为情的。

后来一个年纪较大的洗家什的女工叫保尔过去帮她干活，把他从窘境中救了出来。好心的女工教保尔怎么样才能把叉子擦得干干净净：用牙咬住毛巾的一头，另一头用手拉紧，把叉子齿儿在毛巾上来回地擦，直到一点脏东西也没有。女工还告诫保尔干活千万要仔细，否则会被老板娘赶出去的，因为在这个车站食堂，真正做主的是老板娘，而同意他留在这里干活的老板只是一个形同虚设的废物。

三个堂倌走进洗涮间，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盘子。其中一个长着宽宽的肩膀，一张四方大脸，眼睛有些斜视，说话凶巴巴的：

“哎，你们怎么回事儿？干活慢腾腾的， 12 点的班车一会儿就到了,都快点干啊!”

当这个斜眼家伙知道保尔是新手时，立刻变得严厉和吹毛求疵起来。他把两只大手狠狠地按到保尔肩上，把他使劲推到大茶炉跟前，教训说：

“你瞧瞧，一个火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只有一点儿可怜巴巴的火光，这可不行！要时刻把茶炉烧得旺旺的，听见没？今天第一天先不跟你计较，如果明天还这样不好好干，小心挨耳光!”

保尔觉得委屈，但忍住了，一句话也没说，马上就去烧茶炉了：他没有忘记母亲忧郁的、希望的目光，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决心。保尔开始了卖力气的劳动生活。他不一会儿就把两个大肚子、能盛四桶水的茶炉烧旺了；然后又把脏水倒在污水池里，紧接着就把湿木柴搬到大锅旁边

……他一刻不停地紧张忙碌着，直到深夜累极了的时候才到下面厨房里去。保尔这种发了疯似的干劲儿受到了领班佛罗霞的好评：

“这孩子真不错，够勤快的。一点都不用人催，是个好小伙子！”

不过另一个女工鲁莎则对保尔不太有信心。“开始干活都很卖力，以后就会偷懒的，咱们等着瞧吧。”

通宵的劳动把保尔折腾得筋疲力竭，终于熬到第二天清晨七点钟交接班的时候了。来接替保尔上班的是个圆脸男孩，眼神大胆而张狂，让人看了极不舒服，当他看到保尔这个新手把一切活计都打点的妥妥贴贴时，心里不由得有些嫉恨和恼怒。

圆脸男孩斜着眼瞟了保尔一下，摆出不屑一顾的傲慢姿态，对保尔呵斥道：

“喂,小家伙,明天早上六点钟来接班,不许迟到!”

保尔有些纳闷，反驳说：

“七点钟才该换班,为什么要提前来?”

“臭小子刚来就敢讨价还价！我说六点就是六点，否则小心你的狗脸被打成面包!”

保尔被激怒了。那男孩的骄横无礼的威胁把他气得牙根儿都疼。他好不容易抑制住了揍那家伙一耳光的冲动，因为担心会丢掉工作，也害怕母亲伤心。但是保尔决不示弱，他语气坚定地回敬道：

“听着，你最好收收火气，你吓唬不了我！我按规定时间上班，谁也无权支配我。如果你想打架玩玩的话，我倒是随时奉陪。”

那男孩被保尔强硬和果决的态度震住了，一时间突然失去了刚才的傲慢，在这个新手面前败下阵来，轻声嘀咕了一句“那咱们走着瞧吧”之后，就灰溜溜地走开了。

清晨的太阳从锯木厂后面升起，保尔在明媚的阳光里昂首挺胸迈着大步向家里——就在列辛斯基律师庄园后面——走去。保尔因为自己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挣钱而感到兴奋和自豪。

对保尔来说，离开学校并不怎么难过，因为那个讨厌透顶的神父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侮辱他，不让他好好念书。“哈，我现在不用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受该死的神父的气了……嗯，还有那个圆脸家伙，他如果再对我无礼，我一定先把他的圆脸揍扁！”

保尔一边盘算着一边进了家门，看见母亲正在院子里烧茶炊。他高兴地告诉母亲自己工作得很好，让她不用担心。

窗户敞开着，保尔看见一个宽大结实的后背。“哦，天哪，哥哥回来了？”保尔和哥哥感情很好，但哥哥为人严肃而认真，他害怕自己因为被学校开除而受到哥哥的责备和打骂。

“阿尔焦姆昨天晚上刚回来，以后就在家里住了。他就要去调车场工作了。”

保尔惴惴不安地走进屋里，和阿尔焦姆从浓浓的黑眉下直射出来的两股目光碰个正着。哥哥目光中的严厉和训斥使保尔感到紧张。

“呵，大英雄回来了，我们家的保尔居然敢往神父家的面团上撒烟末儿！啊，了不起！”

哥哥的讽刺和嘲笑使他更加羞愧，简直抬不起头来，只好把目光盯在地板上一个突出的钉头上。

幸运的是，阿尔焦姆责备弟弟一通后就去厨房了，并没有打保尔。一家三口喝茶的时候，哥哥怒气已消，心平气和地听保尔把被开除的缘由详细讲了一遍。

母亲唉声叹气，替这个不争气、常惹是生非的小儿子的前途发愁。

哥哥喝完茶也发话了，少了几分严厉的斥责，更多的是作为兄长的语重心长的劝导：“弟弟啊，以后可别再让母亲操心了。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不过今后不许再闹事闯祸了。好好干活吧！一年以后，我想办法把你也弄到调车场当学徒，掌握一门手艺，总比给人家洗盘子强。你也不小了，该懂事了，今后一家要好好做人、有点出息啊！我们不能再让妈妈干伺候人的活了！”

说完，阿尔焦姆穿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说有点事需要出去一个小时，然后就走了。母亲把哥哥带给保尔的礼物——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转交给了保尔。

车站食堂 24 小时营业。

在谢佩托夫卡中转站，共有六条铁路线交轨。除了夜里两班车的间隔期间能有两、三个小时略微清静一点儿以外，车站里总是人满为患，喧哗声此起彼伏。成百辆列车从这里开进开出，把身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运往前线，再把成批的伤兵从前线运送回来。

保尔在食堂里已经干两年了，工钱每月长了两个卢布，但两年来，在这里遭受了数不清的折磨：他在一个权力欲极大的厨子手下做了半年的下手，蛮横的厨子仗着自己的权势动不动就打保尔耳光。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不驯服的孩子身上有一股记恨复仇的劲头儿，担心哪一天会把保尔逼急了让自己冷不丁吃一刀子。所以半年后又把保尔调回了洗涮间。食堂老板因为觉得像保尔这样能干、不知疲倦的工人不多见，所以一直隐忍着没有赶走他。

艰苦的工作和经受的种种折磨并没有妨碍保尔成长为一个又高又壮的大小伙子。但是两年来他的生活空间仅仅局限在厨房和洗涮间，他所接触到的只有在这里干活的二十来个人，其中包括十个堂倌。保尔恨这些堂倌。

每天夜里，当食堂里的生意消停下来以后，堂倌们就聚集到下面厨房的仓库里开始赌博。这些人都很有钱。在保尔眼里，他们和老板是一类人，都是自己的冤家对头。这些堂倌只要一当班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账，然后就吃喝嫖赌，肆意妄为。

“一帮混蛋，通通该死！”他时常在心里咒骂这些堂倌。“这世道真是不公平！阿尔焦姆，那么好的钳工，一个月才能拿 48 个卢布，我更可怜，辛辛苦苦累死累活，只有十个卢布！可这帮家伙却……更可气的是，他们的老婆孩子竟然自以为高人一等，在城里大摇大摆、摆阔装蒜 !哼 ,什 么玩 意 儿 !”

最令保尔气愤的是，在食堂里靠洗家什维持生存的女工以及女招待，如果想保住这份工作，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贞洁让有权势的人玷污，而换来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几十卢布的报酬！

保尔在这个到处散发着腐烂的臭气和泥坑的潮气的梦魇一样的地

方，已经呆得够够的了。尤其是活泼可爱、总是笑靥迎人的佛罗霞离开了食堂，没有了她的友谊，保尔发现这里的生活更是难以忍受，他感到空虚和寂寞。

现在调车场那座被熏黑了的石头房子已经成为保尔梦寐以求的地方了。阿尔焦姆虽然尽力举荐，但调车场不接纳十五岁以下的人当学徒，兄弟俩的梦想没实现。

夜间休息时，洗涮间里往往只有保尔一个人。他把炉火添旺，经常独自坐在炉门前，静静地凝视着把自己烤得舒服温暖的火焰。在这种时候，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佛罗霞——她亲切可爱的脸庞和动听悦耳的声音等等。可是，保尔万万没有想到再一次看到佛罗霞的时候却是在一个特殊的时刻。

这是一个星期六晚间休息的时间，保尔因为好奇便爬到下面厨房转弯处的柴堆上，看仓库里聚众赌博的那群堂倌。突然发现一个叫普罗霍尔的堂倌从楼梯上下来，紧跟着他跑下楼梯的居然是佛罗霞！

保尔躲在隐蔽处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佛罗霞向普罗霍尔索要一个中尉给他的 300 卢布，她原来动听的声音里此时夹杂着用力克制的哭声，但是该死的普罗霍尔非但不怜悯她，反而极尽嘲笑之能事。

“噢，太太，你忘记自己的身份了吗？请记住，你只是一个下贱的洗盘子的女工！能值 300 卢布吗？简直是天大的玩笑！你的运气不错了，只在床上睡一夜就挣了 50 卢布，而那些比你干净的有文化的贵妇人还不如你呢！识相点，知足吧，以后我还会给你找主顾的！”

最后普罗霍尔总算发了慈悲，又给了佛罗霞 20 卢布，然后就去厨房了，留下佛罗霞一个人在楼梯上呜呜地哭泣、咒骂，甚至用头撞柴堆，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

此时保尔心里有千万种滋味在纠缠着他，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他没有走出来和自己一直想念的佛罗霞说话，他无力安慰她。他为这么好的一个姑娘被那帮混蛋给出卖了而痛心，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从那以后，保尔更加憎恶普罗霍尔，并且对他身边的一切人与事都

抱着仇视和敌对的态度。“我要是像哥哥那样高大、那样有力该多好啊！那样我就可以狠狠地揍一顿普罗霍尔这个流氓无赖了。”

当保尔又独自坐在炉门前，望着那颤颤升起的蓝色火焰时，已经不再感到温暖和舒适了。知道佛罗霞的事情之后，他总是感觉似乎有一个人在嘲笑地向他吐舌头，讥讽他的软弱和无力。

正在这时，保尔的好朋友克利姆卡来找他玩：克利姆卡在厨房里做小学徒，每到晚间厨房里无活可干时，他就跑来跟保尔聊天。

保尔感觉到朋友来了，可是目光仍呆呆地盯着火苗，只是淡淡地说了声让朋友坐下的话。保尔的眼神忧郁而痛苦，使克利姆卡吃了一惊。

“保尔，你出了什么事了？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克利姆卡关切地问。

保尔压抑了很久的愤怒情感突然一下子冲破闸门奔泄了出来——

“在这种鬼地方我实在是呆够了！难道你在这里干活能开心得起来吗？一天到晚像奴隶一样干，这还不算，还得随时准备着当那帮混蛋玩意儿的出气筒！难道有钱有权就可以随便打人，把咱们不当人看吗？”

克利姆卡担心保尔的气话被旁人听见又要惹祸，但怎么拦阻都没有用。保尔此时天不怕地不怕，丢了这份倒霉的工作也算不了什么。

“克利姆卡，你怎么那么软弱？你就甘心受别人欺负？你还想在这里干下去不成？这里就是坟墓啊！再干下去，早晚都会给气疯的！”

克利姆卡脸红了，他知道自己没有保尔那敢做敢当的魄力，心里很敬佩他这个朋友。他想转移一下保尔的注意力，于是建议一块儿读书。

“卖书的人都被抓走了，还有什么书可读啊。”提起这件事保尔仍然很气愤。

克利姆卡追问原因，年轻的保尔也说不太清楚：“据说是因为宪兵在他那里查到了有关反对沙皇统治的东西。有人说他是政治犯，可究竟什么是政治，我也不明白。哎！”

克利姆卡听得一头雾水，只是心里隐隐觉得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月的清晨，寒风刺骨。劳累了一天一夜的保尔焦急地等待替班的人来。可是没成想居然没人来接班。老板命令保尔继续工作。保尔已经疲惫不堪了。

保尔去烧水，可偏偏今天水塔没放水。他打开水龙头等着接水，自己却实在支撑不住，倒在柴堆上就睡着了。

就在保尔睡觉的时间，车站食堂里乱作一团——水龙头哗哗地往外流水，从洗涮间直到下面厨房都被水浸了。旅客们慌乱的叫喊惊动了在隔壁房间的普罗霍尔。

保尔从酣睡中惊醒了，浑身上下已经不知挨了普罗霍尔多少拳头，头胀得疼痛难忍，眼前直冒金星。

阿尔焦姆看到弟弟被打得全身是伤，既心疼又愤怒。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这一次，阿尔焦姆从沉默中爆发了。

保尔非常感激哥哥替自己报了仇——阿尔焦姆把普罗霍尔那个欺软怕硬的畜牲狠狠地揍了一通，直到他因站不起来，趴在地上向阿尔焦姆道歉求饶。保尔也觉得对不住哥哥，哥哥因为自己出手打人，被关押在宪兵队里受了六天的苦。

发生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之后，保尔自然在食堂里干不下去了。不过对他来说，这无异于从地狱中脱身出来一样快乐。在哥哥的帮助下，保尔可以去发电厂工作了。

第二章

保尔生活其中的乌克兰小镇谢佩托夫卡，平时总是安静得让人感到沉闷无聊，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石破天惊一般把这个小镇搅动起来了。人们到处在传播一句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沙皇被推翻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大家搞不明白究竟为何物的新鲜名词——自由、平等、博爱，诸如此类，大家在惶恐的同时兴奋不已，在困惑迷惘中又暗暗地怀着某种说不明白的希望。

居民们有的亲眼看见，有的只是听说，但确信无疑的是，车站里的宪兵、长官、陆军上校之类的人物都被新来的革命士兵抓起来了。居民们还看到在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原先所占据的市参议会上，以前没有见过的红旗在飘扬。

骚动的日子过后，一切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大家从车站上来来往往的士兵那里，又听到一个新的称号：“布尔什维克”，但城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来自哪里，又代表着什么意思。

1918 年的春天。

一天，保尔、谢瘳沙和克利姆卡三个小伙伴一边躺在柯察金家园里的草地上休息，一边想新的游戏以便更有趣地消磨时光。突然身后传来“得、得、得”的马蹄声，三个小伙子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看见一个人骑着马跃过道路和栅栏之间的壕沟，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大家对这个陌生来客感到好奇。骑马人看起来风尘仆仆的，歪戴着军帽，穿一身制服。尤其吸引保尔他们注意力的是骑马人军用皮带上挂着的左轮手枪和德国式手榴弹。

骑马人请求保尔给他点儿水喝，并以一种似乎只是不经意间想起、

随便问问而已的口气向他们打听镇上的管辖情况。

单纯的谢瘳沙毫不隐瞒地把自己听说的消息全告诉了陌生人——两个星期以来，只有本地老百姓轮流值班守夜，再无其他人管了。

“你是干什么的啊?”谢瘳沙好奇地问。

骑马人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小伙子的问题。他喝完水以后就骑马走开了，留下三个年轻人站在原地猜测着。

“昨天列辛斯基他们都逃走了，大概是游击队要来了，哈，我们可能要有新政府了!”

谢瘳沙的推理得到了两个朋友的赞同。

又一阵马蹄声打断了他们的讨论，这次他们看见离他们较近的公路上来了十五、六个持枪的骑兵，由两个人带领着：一个人就是刚才那位要水喝的陌生人；另一位是个中年人，胸前佩带着标明游击队员身份的红花结。这个中年领头人也穿着保护色军衣，扎着武装带，显得很精神而且威风凛凛。

红花结标志证实了谢瘳沙刚才的推断，谢瘳沙感到很自豪。红军战士的到来使三个年轻人兴奋地跳跃起来，虽然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红军的性质，但仅凭像列辛斯基那样的有钱人害怕他们这一点，就足以让三个人高兴了。

列辛斯基家的大客厅装饰得富丽堂皇，现在被临时改成红军游击队的指挥部了。指挥部由四人组成：布尔加科夫任指挥员，叶尔马钦科、斯特鲁日科夫和另一位同志都是指挥部成员。

晚上，四人围坐在列辛斯基家雕刻精美的大餐桌旁，商讨是作战还是撤退的问题。

叶尔马钦科，就是白天向保尔要水喝的那个人，长着高颧骨和结实的牙齿，给人一种刚毅不屈的感觉。他主张在镇上和德军好好地干一仗，绝对不能在敌人面前示弱。可是布尔加科夫却认为，现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没有必要做无谓的牺牲。

“叶尔马钦科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得

客观分析利弊得失。你也知道，我们只有一门炮、 30发炮弹、60个骑兵和200个步兵，我们只有先和其他部队联络，等队伍壮大后才能有作战取胜的把握，否则就是在以卵击石啊！”

除叶尔马钦科外，另外两位成员都表示赞同布尔加科夫的观点。

布尔加科夫继续说：“我的主张是明天一早立即撤退，在敌军之前赶到卡扎亭。开拔之前，需要先炸掉车站后面的小桥，尽量拖延敌人前进的时间。”

叶尔马钦科是少数派，反对无效。四人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把谁留在车站负责联系工作。最后决定由水兵朱赫来完成这项艰巨使命。理由是，他不仅机灵干练，而且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同时，作为一个钳工和电工，在车站上好找工作，能维持生存。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今天晚上才能赶到，没有人认识他，保密性更强。

关于枪支的处置问题又引起了一番争议。沙皇打仗后在镇上存留了两万支步枪，都藏在一个农民家的棚子里。

“我们不能把枪支留给德国佬，让他们用来打我们自己人。我建议把棚子干脆烧掉算了。”布尔加科夫说完后，环视一圈，征求大家意见。

大胡子斯特鲁日科夫，长得身强体壮。他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但有些犹豫，不够果断：“我想……烧掉有什么好处呢？……嗯……我们不如把枪发给老百姓吧？”

斯特鲁日科夫的想法启发了正在一旁犯愁的叶尔马钦科。他激动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兴奋地说：

“好好，斯特鲁日科夫的话完全正确！烧掉有什么用？不如把居民们武装起来，也好对付敌人。以前老百姓是手无寸铁，遇到敌人的时候只有挨打受气的份！”

布尔加科夫虽然还有顾虑，他担心老百姓会乖乖地把枪交给德军，但他想叶尔马钦科的话也有道理，就同意了。

主要问题解决完以后，四人分头回去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在发电厂当火夫的保尔下班回家。敏感而观察细致的他立刻感觉到镇上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步枪。

“这是怎么回事?”保尔心里很纳闷。

保尔去找朋友谢瘳沙打听情况，没见到谢瘳沙，反而听了他母亲的一顿唠叨：

“你们这帮孩子真是不像话，还流着鼻涕呢就想扛枪打仗做将军！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了！我家那个小混账听说要发枪，就发了疯似的。一大早就跑出去了，到现在还见不到鬼影！我真怕他给家里惹出点麻烦事儿来呀！”

保尔心里已经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他不顾谢瘳沙的母亲在后面喊他，已经飞毛腿一般冲到了街上。

令保尔伤心的是，当他奔到发枪地点的时候，所有的枪支已经分发完毕了。保尔难过得直想哭。

保尔不甘心失掉这么好的机会，有一支枪的愿望很早以前就在他心里生根了。他为了能得到枪甚至有些不择手段了。

最后保尔从一个小孩手里抢了一支枪。他用坚决和恐吓的口气命令那个领了两支步枪的孩子：

“你还小,有一支枪足够了,把这一支给我!”

小孩虽然生气保尔蛮不讲理的行为，但害怕他打自己，只好忍气吞声，哭着走开了。而保尔终于如愿以偿，兴高采烈地跑回家，并把枪藏到了安全的地方。

乌克兰，尤其是在小镇谢佩托夫卡，每个夏天的夜晚都是温馨而迷人的：清新的空气在晚风中流动；美丽的花朵在闪烁的星空下散发出阵阵可人的芳香；充满青春朝气的姑娘小伙子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三人一群、五人一伙的，或在花园里围成一圈，或者干脆聚集在大街上，无拘无束地聊天、说笑话或者用甜美的歌声表达内心愉悦的情感。

我们的主人公保尔还是个拉手风琴的高手呢。他十分珍爱那只产自维也那、音色纯正的手风琴。每当他用灵巧、技巧娴熟的手指在手风琴上轻柔地触碰时，便会有轻快、欢乐而热烈的旋律如月光一般倾泄出来，激起年轻的伙伴们翩翩起舞的渴望。于是在夏天皎洁的月光下，琴

声越来越悠扬动听，舞步越来越激昂，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热爱。

这又是一个异常愉快的夏夜。在保尔家外面的木柴堆上，一群活泼好动的年轻人正在自由快活地说笑。保尔的邻居、石匠的女儿叫嘉莉娜，更是活跃，她开朗的笑声总是比大家的声音更响亮和持久。她不仅有一副动听的女中音的嗓子，还喜欢和小伙子们跳舞。

保尔有点怕这个能说会道的姑娘，可是今天晚上他俩偏偏又相邻而坐。热情大胆而又有些调皮的嘉莉娜非常喜欢听保尔拉手风琴，每当优美的琴声响起，她总是情不自禁地陶醉其中。她对保尔开玩笑说：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手风琴手啊！你现在如果已经长大，能做我的丈夫，那该多好啊！”

多亏是在晚上，否则大家一定会看见保尔那副窘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可爱模样。他试图离嘉莉娜远一点儿，可是却被她用力拉住，哪儿也去不了。姑娘年轻有活力的乳房挨着保尔的肩膀，羞涩的小伙子觉得浑身不自在，只好以拉不了手风琴为由，把自己从嘉莉娜那里稍稍解脱出来。

保尔应玛鲁霞的要求，拉动风箱，灵活的手指在键盘上轻快地跳跃着，一曲略微有些伤感、引人感情迸发的乌克兰民歌在大家的耳畔响起。爱唱的嘉莉娜带领大家唱了起来：

所有的船夫，
一同回到了家乡，
这里是那么亲切和美丽，
让我们把心中的忧伤歌唱。
……

清脆响亮的歌声划破夜空，一直飞到远处的森林里去。

正在这时，阿尔焦姆呼唤保尔。保尔像是找到救星似的，马上停止了拉琴。

“对不起,哥哥找我,我先回去了。”

玛鲁霞想让保尔多玩一会儿，但保尔拒绝了。“你们继续玩，我真得走了,再见。”

回到屋里，保尔发现除哥哥和他的同事罗曼以外，还有一个陌生人坐在桌边。

哥哥把保尔介绍给那个陌生人，两人握了握手，保尔感觉到对方的手上长了很多茧子。

阿尔焦姆以前听保尔说过发电厂一个叫斯坦科维奇的电工生病了，所以想让弟弟帮忙打听一下厂里是不是还要雇人顶替，好让保尔刚认识的新朋友，名叫朱赫来的人去那里工作。

“现在厂里只靠一个火夫发电，老板不放心，今天他专门跑来两趟，想找人顶替斯坦科维奇的活，可是没找到。”保尔回答说。

最后，朱赫来决定第二天和保尔一同去发电厂找老板谈工作的事情。

朱赫来有一副强壮硬实的身板，连脖子都是又粗又壮。他长着一双令人感到亲切的灰色眼睛，但是当他把审慎、警觉而果决的目光投射到保尔身上时，保尔因为感受到一股威严而觉得有些窘迫不安。

“德国人来了。”这个消息像一阵旋风刮遍了全镇的所有角落，刚刚平静不久的小镇又重新处于不安的混乱状态之中。

德军是在游击队撤走三天之后到达小镇的。镇上居民本来在内心深处不大相信可恶的德国人会“光临”小镇，但是三天来，在被弃置的车站上，火车头汽笛声接连不断地响，这不容置疑的事实，使人们不得不相信。

街道上到处都是正在行进的德军。他们身穿深绿色的制服，手持配有宽阔刺刀的枪支，还戴着结实且份量不轻的钢盔，背着粮袋。他们知道镇上居民并不想也不敢触犯他们，大家都躲着他们，根本不敢走到街上去，可是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前进，以备不测。

领队的两名军官，分别挎着盒式手枪；走在马路正中间的，是一位

身穿蓝色乌克兰外套的军官，他戴着高挺的皮制帽。他叫盖特曼，做翻译工作。

镇中心广场已经是德军的天下了，他们在这里排列成方阵。盖特曼命令鼓手敲鼓，结果只有少数胆子比较大的居民被召集到广场上。然后，盖特曼站在一家药铺高高的台阶上，郑重其事地高声宣布科尔夫少校，即德军驻本镇司令的命令。

命令只有两条，但很严厉。

一、凡本镇居民，务必在一天之内，上缴所持有的各式武器，否则一律枪毙。

二、本镇处于高度戒严状态，每天晚上八点钟以后，任何人不得出行。

原来的镇公署，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度被当作苏维埃办公场所，现在又摇身一变成为德军的司令部。守卫司令部的德国哨兵在台阶上站岗，头戴军帽，上面有一枚以巨鹰为标志的帝国徽章。

怕招来杀身之祸的居民都乖乖地派家里的孩子去交枪。大人出去的危险性更大。

有些百姓认为当面上缴枪支是种侮辱，可又害怕被枪毙，只好趁天黑无人之时偷偷把枪扔到街上，由德军自己去收拾。

在限定的时间内德军共收缴了 14000 支步枪。他们于是去各家各户检查，想找到剩下的、没有上交的那 6000 支枪，但收获不大。

德军在一个铁路工人家里搜到了步枪，第二天他就被枪毙了，以此恐吓其他敢于私藏枪支的不听话分子。

保尔从那个小孩手里夺来的枪，他一直都妥善地保藏着，他不愿意交给可恶的敌人，但是被哥哥义正辞严地教训了一通。

“弟弟，你年纪也不小了，可不能再这么干傻事了！私藏武器被查出来，性命就没了，明白吗？现在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做任何事都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